



DOMINIQUE
AURY ANGIE DAVID

藏在《●的故事》中的女人
多米尼克·奥利

(法) 安吉·大卫 著 袁筱一 译

夏目漱石《草枕》、川端康成《雪国》、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因陀罗·普里特维·维德亚萨哈《印度》、
 西田敏行《日本》、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
 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高木彬光《日本》、



藏在《●的故事》中的女人
多米尼克·奥利

(法) 安吉·大丁 著 袁筱一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米尼克·奥利：藏在《O的故事》中的女人 / (法) 大卫著；袁筱一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5

ISBN 978-7-80225-700-9

I. 多… II. ①大…②袁… III. 传记文学—法国—现代 IV. I565.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90857号

Dominique Aury

By Angie David

© Éditions Léo Scheer,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Dirigée par Chasse-Litté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9-9723

多米尼克·奥利 藏在《O的故事》中的女人

法 安吉·大卫 著 袁筱一 译

策 划：胡小跃

责任编辑：高 瓦

责任印制：韦 舰

装帧设计：视觉传达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出 版 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30 1/16

印 张：32.5

字 数：500千字

版 次：2009年5月第一版 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700-9

定 价：45.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录

[第一部分]

波利娜·雷阿热 *Pauline Réage*

[2] O的故事

- ……出版前后 [2]……《O 的故事》事件 [6]……事件的结局 [10]……
- ……写作风格 [12]……两个结局 [17]……一个通俗的文本 [21]……
- ……写作上的合作伙伴 [26]……思想与政治环境 [30]……社会背景 [35]……
- ……女性色情文学 [42]……色情与神圣 [45]……
- ……“德·迈尔特伊夫人的反抗”[50]

[58] 战后

- ……与让·波朗相遇 [58]……《法国女人》与《方舟》 [63]……清算 [69]……
- ……让·波朗的双重性 [74]……诗集 [78]……
- ……与阿拉贡及法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冲突 [83]……《七星丛刊》[86]……
- ……《方舟》结束 [90]……伽利玛出版社审读委员会 [93]……
- ……伽利玛出版社 [97]……与让·波朗的关系 [101]……洛桑书业行会 [105]

[113] 公众生活

- ……子夜出版社 [113]……让·波朗与埃迪特·托马斯的冲突 [117]……
- ……芙洛朗丝·古尔德 [126]……《新新法兰西》杂志 [136]……
- ……文学奖项 [142]……翻译家和批评家 [146]……
- ……波朗退休 [151]……波朗的私人生活 [155]……波朗之后 [160]

【第二部分】

安娜·德克洛 *Anne Desclaux*

[168] 安娜·德克洛

……童年 [168]……年轻女人 [173]……梯也里·穆尔尼埃 [177]……
……思想革命 [182]……关系 [186]……地下爱情 [190]……离婚 [195]……
……《战斗》[201]……《起义者》[207]……多米尼克·奥利的文章 [213]……
……危机 [219]……《法国诗歌导读》[223]

[230] 战争

……入伍 [230]……杂志 [235]……《法国思想与作品》[241]……逃亡 [247]……
……《十七世纪巴洛克才子诗选》[253]……分手 [258]……
……抵抗组织 [265]……巴黎解放 [270]……地下情 [276]……地下文学 [282]

[288] 莫里斯·布朗肖

……成长 [288]……《战斗》与《起义者》[294]……分裂 [300]……
……政治暧昧 [305]……杰弗里·梅尔曼，《〈战斗〉上的布朗肖》[311]……
……战后的杂志 [317]……友谊 [323]……政治介入 [329]……
……与《新法兰西》杂志的冲突 [334]

【第三部分】

多米尼克 *Dominique*

[342] 埃迪特·托马斯

……小传 [342]……战争 [348]……相遇 [354]……爱情关系 [359]……
……忠诚 [365]……《法国文学》[371]……让·波朗 [377]……
……安娜-玛丽 [382]……著名女性 [388]……失败的游戏 [393]……
……消失 [399]

[406] 雅尼娜·埃普雷

……让·弗特里埃 [406]……肖像 [412]……相遇 [419]……
……与波朗的关系 [425]……好几个人的生活 [431]……
……最初的小说创作 [437]……与多米尼克的爱 [443]……多角恋爱 [450]……
……分手 [457]……让的色情之夜 [465]……《零度厄洛斯》[470]

[477] 结论

……四重奏的尾声 [477]……与《O 的故事》相对照 [483]……
……神秘的通信 [490]

[499]

译后记 *Avia du Traducteur*

第一部分

波利娜·雷阿热

Pauline Réage

O的故事

出版前后

《O的故事》的出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分成两个阶段。一九五四年六月，这本书的出版还是秘密进行的。一千册不到的印数，在一年里销售一空。当然，口口相传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仍局限在文人的小圈子里。直到一九五五年一月这本书得了双偶文学奖，才算挑起轩然大波。

尽管这本书带有精英文学的一切特征：色情的内容，豪华的装帧，不菲的价格，可新闻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于是负责审核的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作者用的是笔名：波利娜·雷阿热。两位名人公开介入了书的出版：让·波朗为该书作序，让-雅克·博韦尔则是该书的出版执行人。让·波朗是当时法国出版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伽利玛出版社审稿委员会委员，《新法兰西》杂志历史领域的负责人。让-雅克·博韦尔也被看作是颠覆性的出版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就在不久前，他重新出版了萨德的全集。

《O的故事》从主题而言就很有惊世骇俗的味道，它描述的是施虐与被虐的色情行为；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一个女人竟然为奴役中的爱情而辩护；造成这个惊人事件的当然还有环境的因素：法国政府当时的道德政治自有其准则。然而，在色情文学史上，《O的故事》的故事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书中的女主人公并非纯真少女，而是一个主动将酷刑看作爱的证明的女人。叙述是借O的视角进行的，叙事者是O，而不是刽子手。她不是在“遭受”痛苦，而是“谋求”痛苦。

O被她的情人勒内带走，带到一座奇怪的城堡，那里的统治者是一群男人，而女人都是男人的性奴隶。有人向O解释说，只要她爱她的情人，就必须接受强奸、折磨和侮辱，因为她的情人希望她这么做。O没有任何反抗，在她看来，这种爱的条件似乎非常自然，无可厚非。这个团体的每个男性成员都可以随意占有O，和她发生性行为或是对她进行性虐待。

两个星期之后，O离开了城堡，勒内告诉她，她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自由。因为她将戒指戴上手就意味着接受了规则，只要戴有相同戒指的团体成员愿意，她就必须奉献出自己。并且，在委身之时有一系列关于着装和行为方式的规矩要遵守。O重操旧业，做回她的时装摄影师，只是更加沉默、更加憔悴。她被时装模特拉克琳娜深深吸引了。O喜欢顺从男人和征服女人。就在O和拉克琳娜发生关系的时候，勒内把O带到了另一个男人家。这个叫斯蒂芬爵士的男人应该是个英国人，有一定年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勒内太欣赏他，以至于将O奉献给他。斯蒂芬爵士成了O的新主人。

被情人抛弃的忧伤很快在斯蒂芬爵士的残忍和绝对中消失得无影无踪。O爱上了斯蒂芬爵士，开始蔑视勒内。而勒内堕入了拉克琳娜的情网，拉克琳娜完全控制住了他。斯蒂芬爵士是一个非常具有力量的人。他也爱O，舍不得抛弃她。O越来越听话，任主人大发兽性，家常便饭的鞭笞，还有通过嘴、生殖器和腰实施的性暴力。斯蒂芬爵士决定把O带到安娜-玛丽家，一个套着很多环的女人。在安娜家，他在O的腰间用烙铁烫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又在O的阴唇上穿了两个硕大而沉重的金属环。这是她作为性奴隶的标记，昭然若揭，无可争议。O骄傲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因为疼痛而日渐消瘦。她属于斯蒂芬爵士，并为此感谢他。随后，他们决定一起去斯蒂芬爵士在法国南部的度假别墅，和勒内、拉克琳娜以及拉克琳娜的妹妹纳塔莉一起，纳塔莉很快便迷恋上了O。

性暴力和性折磨一如既往，无休无止。直到有一天，斯蒂芬爵士将一个陌生人——德国人或者是弗拉芒人——介绍给O，他称呼这个男人为司令。他要O满足司令的欲求。第二天，他为O带来了一个猫头鹰的面具。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个城堡，O赤身裸体，只戴着这个面具，脖颈间拴着链子，由纳塔莉牵着。人们好奇而恐惧地看着她。深夜，斯蒂芬爵士和司令把她按在桌上，轮番占有她。最后一幕是整部小说最为梦幻的场景。就好像一场梦，高悬在空中。小说最后的两句话分别揭示出小说两种可能的结局：抛弃或者死亡。但小说并没有

确定结局。

让·波朗将《O的故事》的手稿带给了让-雅克·博韦尔。自一九五二年起他就经常向博韦尔讲起这部稿子，说“他现在的心思都放在一部神秘的手稿上”，但从来没给他看过。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的这个冬天，他们在雅各布街见面，波朗正好带着手稿。在波朗的一再坚持下，让-雅克·博韦尔同意读一下手稿。回到家之后，他打开信封，开始阅读手稿。一口气读完之后，他叫道：“这是我的书。波朗说得对。这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博韦尔便打电话给波朗，提出要立即和作者签约。波朗似乎有点尴尬，说还有点小麻烦。作者已经和另一个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安德烈·德菲，一个很好很有教养的人，执掌着一家小出版社——两岸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出过一套有趣的丛书——“他们如何生活”，讲述的是作家赖以生存的手段。他也出版过雷内·德布西描写印度支那战争的《皮阿斯特交易》，并因此被判了刑。《O的故事》的合同已经签了，但他最终不愿意再冒被判刑的风险，因为那样将会导致他破产。因此，他也拒绝收回付给原本打算在他这里出版的波利娜·雷阿热的订金，于是让·波朗才想到了让-雅克·博韦尔。

让-雅克·博韦尔对这部书尤其看重。他跑到安德烈·德菲家，毫不犹豫地买下了《O的故事》的合同。他付了旧币十万法郎（大约一千五百欧元），和德菲所付的订金大致相当。作者版税定的是百分之十二，序言作者可以拿到百分之三的版税。谈判完全由波朗一个人出面，波利娜·雷阿热没有出现。这本身是作者用笔名的意义所在，波朗是序言《奴役中的幸福》的作者，是这本书的唯一代表。

博韦尔是他最后的希望。波朗先是将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的一封信里，加斯东·伽利玛对让·波朗说，可以把《O的故事》的手稿带来。这就说明书早完成了，却拖了很久才出版。尽管审读意见上签的是“一类文稿”，让·杜图尔还是对加斯东·伽利玛谏言道：“加斯东，你不能出版这类的书。”伽利玛也觉得自己不合适出版它，他拒绝一切丑闻（但是，就在差不多的时期，他却出版了让·热内的小说）。主题的不合时宜是显而易见的，更要命的是，书的作者是位女性。阿尔贝·加缪赞同出版这部小说，因为他反对一切审核制度，只是他也不能够相信女性能写出这样的书：“女人写的？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女人写的！”开始无人知晓这个秘密，因为波

丽娜·雷阿热就在伽利玛出版社工作，却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O的故事》的出版非常谨慎，少数好奇者和爱好者可以在巴黎的书店买到这本书，有些人打发他们的仆人来买这本不太道德的书。书的主题和神秘的作者使得一切迷雾重重。角色分配的游戏：猜出藏在书后的那个人。《O的故事》在书店有售，但还是被列在禁书之列。所有人都在私底下谈论它，而新闻界对此保持沉默。“新闻界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存在，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不知道这部书的文学手法。除了《星期日报》的克洛德·艾尔森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发过文章以外，没有一个记者谈论它。”

只有作家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杂志上描述过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两篇关于《O的故事》的主要评论都是作家写的，一篇是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在《评论》杂志上的文章^①，一篇是乔治·巴塔耶在《新新法兰西》杂志上的文章^②，两位作家都谈到了书和色情的关系。他们是把书当成文学来谈论的，神秘文学，只是从表面上划分的一种类型的文学。乔治·巴塔耶写道：“这本书可以和科洛索夫斯基的《罗贝尔》相提并论（《罗贝尔》更具误导性，因而也许从这个角度上更令人赞赏），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书。”这类文学“造就了自己的作品，它终结了承载它的语言的可能性”。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说，“这部书的文风如《克莱夫王妃》的语言一般纯净，炽热得难以形容，有一种简单的力度之美，支撑或者说引起怦怦不停的心跳”，“波丽娜·雷阿热和葡萄牙修女或阿维拉的圣·泰蕾丝一样可以免除道德的评判”。芒迪亚戈一定知道谁是该书的作者，因为他在提到十七世纪宗教和古典诗歌时已经有所影射。

莫里斯·纳铎在《新文学》中也对《O的故事》有所评论，但仅限于对文

① 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O的故事》，《评论》杂志，一九五五年六月：“一些书，包括一些最近才出的书，其写作目的毋庸置疑，因为无论是情节还是语言，都是为了达到感官上的刺激，而与它们相比，《O的故事》不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我们所谓的色情小说。的确，就小说建构所依存的两个层面来看，精神层面（或者说得更精确一些：灵魂的面面）显然凌驾于肉体层面之上。小说的四个章节都很长（据说最后第五章被取消了），它不像通常意义上的色情小说所做的那样，因为它描绘的并非一个肉体欲火构成的世界的图像。在这种情况下，这的确是一本真正的小说（自普鲁斯特以来，在法国文学界，这样的东西实在太少了，我们简直应该将波丽娜·雷阿热列入我们所知道的为数不多的小说家的名单），而且我们还可以说这是一部神秘的小说。”

② 乔治·巴塔耶，《色情的悖论》，《新新法兰西》杂志，第二十九期，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O的故事》的色情也同时说明了色情的不可能性。关于色情的协定实际上是一种关于不可能性的协定，我该怎么说呢，它挑起了对于不可能性的欲望。O的悖论是一个幻想者的悖论，这个幻想者因无法死去而正在死去，这是一种殉道，在殉道中，刽子手和受害者是同谋。这部书超越了自身的话语，它自我分裂，它在对于不可能性的更大的迷醉中终结了对于色情的迷醉。”

风的感觉。他指责波利娜·雷阿热没有像萨德那样，无所节制直至“谵妄”：“最为‘大胆’的描写用的是沙龙语言。”这是文学评论性的文章，而非作家的文章。他没有看到小说的奇特之处。然而，他揭示了一部分谜团：“据说，藏在这个笔名之下的是一个女文人。”并且猜测到了问题的某个方面：“更严重的是她倾向于让我们认为，她将色情与某个世界的荒淫混为一谈。读了这部书的前八十页，我们很难可以松上一口气。”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在波利娜·雷阿热与密友雷吉娜·德芙日的一次谈话中，她承认：“……我开始时只是想讲述一些说给自己听，让自己入睡的故事……于是，前六十页都是这样的。之后，我才试着构建一个故事，但是前六十页就是这样，很单纯地来到这部小说里。”其他的记者和评论家都在犹豫，没有明确表态，或出于无知，或出于谨慎。有些观点性的专栏则热衷于身份猜测的游戏——究竟谁是波利娜·雷阿热？“让·波朗、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马尔罗、蒙泰朗或雷蒙·格诺……”还有说是几个年轻的作家（他们表示过自己要写这样一部书），当然，也有人猜是多米尼克·奥利。

《O的故事》事件

让·波朗想把书做成豪华的珍本。他认为《O的故事》只属于识货的一小群人。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给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一封信中，他说他只会喜欢“五法郎一本或六千法郎一本的书，并且是不公开销售的”。

但让-雅克·博韦尔拒绝将这本书进行边缘化操作，他觉得这本书可以获得成功。他在报纸上宣称道：“我就是要做一本惊世骇俗的书，我本来要用报纸纸张印刷，卖六百法郎一本。然而因为没有这样做，现在只卖了四千五百本。”第一次印刷的印数应该是两千册，书的价格是二十四点六三法郎。此外还印了六百本的编号典藏版，卷首插画是汉斯·拜勒迈尔德一幅石印红粉笔画。典藏版第一年只卖出很少一点，新闻界仍然对此置若罔闻。开始时这的确不是一本大众阅读的书，无论从主题和形式上来说都不能是。小说的风格冷峻、忧郁，表达非常非常现代。材料却很古典，旁征博引。一直到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小说在出版六个月后得了双偶文学奖，它才真正地浮出水面。

自此之后它在博韦尔的出版标签下一版再版，直至一九七二年。

让·波朗的态度似乎很矛盾。他希望把书做成秘密出版物，再加上伽利玛把它当成淫书，他更是下定了决心这么做。但是他也想要炮制丑闻，他想尽一切办法让这本书成为记者的话题。一种个性化的新闻服务，网络的游戏。在《快报》杂志所进行的一次关于当代最引人瞩目的书的调查中，他推荐了《O的故事》。但他的推荐被取消了，一定是弗朗索瓦兹·吉鲁干的。书并没有公开销售，可也没有完全被禁。有些书店老板秘密租借这本书。有需求的客人主要是法国《新法兰西》杂志的读者。

一九五五年，在马克西姆饭店颁发双偶文学奖，这本书获奖令不少人大跌眼镜。对于某些人来说简直是种亵渎：一本“半地下”的书竟然能得奖。波利娜·雷阿热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六票，雅克·布雷纳（《摄影师工作室》）得了一票，席尔瓦尼（《雇佣兵的皮肤》）得了一票，罗杰·里法尔（《大斜坡》）得了一票，安德烈·塞尔南（《哲学学徒》）得了一票。评委会主要由记者组成，其中有一个记者，让·弗兰，他是波朗的朋友，还有一个书店老板，几个文学圈子之外的人，一位法官，一位公务员，一位医生。那个时代的双偶文学奖是很大的荣誉。一张照片在各大报纸杂志争相转载：波利娜·雷阿热脸上蒙着一块毛巾，双手戴着手套，举着她的书，旁边是雷蒙·格诺（伽利玛出版社审读委员会委员）和阿尔贝·西默农，两个人都是双偶奖的得主。有点奇形怪状的波利娜·雷阿热——或者这只是个陪衬？二十年来，这个奖第二次颁发给一个女人。并且是颁给一部色情小说，要知道这种文学类型里很少见到女作家。报纸杂志的文章里开始提到多米尼克·奥利的名字，但是仍然比较含糊，不乏犹豫。其他的名字也有。还有人认为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可能是让·波朗与多米尼克·奥利合作的产物，但两人以前都没有写过小说。

在牵涉到表达和创作的自由的问题时，报纸杂志从来都是这类司法事件美妙的阵地。这是一个永远的双重游戏：一方面揭发真相，使之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提出警告。早就有传闻说很可能要查禁《O的故事》。从一九五五年二月开始，在《战斗报》上，达尼埃尔·德勒伊就引用了让·波朗的观点说：“的确存在一些危险的书，对之加以查禁，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他预言《O的故事》“很可能会被查禁”。查禁调查被刊登在报纸上，第一次调查涉及到了书的序言作者让·波朗、让-雅克·博韦尔以及查禁案始作俑者、议员贝

尔诺的各项声明。但是波利娜·雷阿热从来没曾被传唤和询问过。波朗和博韦尔拒绝揭开作者的真实身份，他们说自己要坚守职业道德。让·波朗控制着整个局势，并且用一些受到大家尊敬的女性的名字来吓唬调查人员。

自出版之日起，就已经有人将《O的故事》告到书委会。“这部由让-雅克·博韦尔出版的书讲述了一个年轻女性的遭遇，为了取悦自己的情人，她屈从于各种色情的怪癖和色情服务。这部书在意识上极端不道德，充斥着两个人甚至几个人的淫秽场景与性暴力的场景，包含令人厌恶和理应受到谴责的因素，实在有伤风化。”作为审核当局，书委会一向反映时代的道德，而当时法国出版界因为二战通敌的缘故名声受到了相当影响，正一门心思地洗心革面。组成书委会的法官、高级官员、教育机构、媒体一致对这部小说予以否定，不管他们是保守派、基督教还是共产党，他们认为《O的故事》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波利娜·雷阿热也承认小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很不道德，“从本质上来说应当被判入图书馆的地狱”。但她并不认为小说比薄伽丘或小克雷比永的书更应受到谴责。报纸每天都在讲述的日常生活也同样是一种对人的侮辱：酷刑、原子弹或集中营。

一切都源于议员贝尔诺的起诉，这是一位代表“家庭”利益的议员，是共和国顾问委员会法律部主席。在《战斗报》上，他这样回答达尼埃尔·德勒伊的问题：“不，我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希望不久以后就能读到）。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这是一本非常危险的书。我于是写信给掌玺大臣，问他在司法部里有哪一个民间组织可以出面，让检察机关得以介入。十五天前，我以私人名义提起这一请求。”《被缚的鸭子》杂志的“漂流瓶信”提醒读者注意，贝尔诺议员是家庭联盟的主席。时代道德与表达自由对簿公堂，这应该没什么让人惊讶的地方。

有伤风化的调查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开庭。执行该调查的是负责教育案件的法官蒙赞先生，他试图揭示出作者的真实身份。让·波朗必须到场听证，这是自然的，但真正接受调查的对象似乎是让-雅克·博韦尔和双偶文学奖的评委，自然，作者也是少不了的，哪怕是缺席审判。自萨德事件之后，出版界的大律师、加斯东·伽利玛的私人律师莫里斯·加尔松一直在为让-雅克·博韦尔辩护。作为为自由表达辩护的专家、著名律师、法兰西语文学学院的院士，加尔松律师出于个人趣味和职业野心，站在了反出版审查的阵营里。他从七月份开始就接了这个案子，一旦上轻罪法庭，他便会出面辩护。当时可以用来审查作品

道德问题的法律依据是一九三九年七月颁布的《达拉第法令》，旨在“保护法国种族与国籍”，此外还有各个家庭与法国人口出生咨询委员会的支持。

克洛德·埃尔森是唯一一个从一开始就为这本书辩护的记者。他写道：“这项调查依据的是一九三九年的一条法令，由当时的公共卫生部颁布，旨在维护‘法国家庭和人口出生’，以‘保护法国种族’为由，历经达拉第、贝当元帅、泰特根和比约的核准。调查依据的另一条法令是一九四九年关于出版的法令，针对‘从性质、方式和目的来说特别关乎儿童和少年’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O的故事》应该是一本青少年读物，并且，从另一方面来说，损害了家庭和人口出生，置法国种族于危险之中。我们应该为此忏悔，因为我们原本还从未曾想到这点——又一次，现实超越了虚构……”

一九五五年八月五日，让·波朗在缉捕大队首席拍卖估价员弗雷德里希面前作了这样的陈述：“大约三年前，波利娜·雷阿热（此为化名）来我负责的新法兰西杂志丛书办公室找我，将一部大部头的手稿交给我，手稿的名字是《O的故事》。我当时每天都要收到八至十份稿件，但是这部手稿立刻吸引了我，因为其文学质量，怎么说呢，小说的主题是淫秽的，但它的文学价值正在于此，在淫秽的主题中，它显得节制而稳重……加斯东·伽利玛犹豫了两年，最后拒绝出版这部书……于是我把书介绍给让-雅克·博韦尔，他充满激情地接受并立刻予以出版……我不清楚小说的印数究竟是多少。我要补充说明的是雷阿热夫人出身于一个学者家庭，她害怕因此使自己的家庭蒙羞，因此直至今日，她仍然拒绝透露她的真实姓名……我还要补充的是我并非这部小说的作者，我从来未曾改动过手稿……和我对您说的一样，雷阿热夫人不愿意别人知道她的真名。我向她保证过，以前对于一些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作者，我也做过同样的保证。”

查禁一直处在威胁状态，并没有最后实施。但这一直是件让人担心的事情。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询问、陈述从来没有断过，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才了结。让·波朗列过一张辩护证人的名单，其中有阿尔贝·加缪、亨利·莫诺、让·杜图尔、纪尧姆·德·塔尔德。这张名单没起作用。最终诉讼没有发生。书委会最后针对该书宣布了三项即时生效的禁令：禁止出售给未成年人，禁止做书的招贴和广告宣传。这只是对书的销售所做出的限制，并没有禁止书本身的存在，也没有禁止书的销售。然而书还是处于某种秘密的状

态，尽管其声名在与日俱增。书被牢牢贴上了有伤风化的标签。直至一九七五年书才完全解禁。至于中断查禁调查的原因应该与作者的真实身份有关。

事件的结局

上述三项禁令是在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内务部颁布的决议所宣告的，决议刊登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官方日报上。该决议所涉及到的书基本上都是淫秽书籍，而且并没有《O的故事》所具备的文学追求。“第一条：根据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颁布的法令的第七条，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上述这些书籍。违者将被处以该决议第一段所提到的各项处罚。第二条：禁止通过公共渠道销售这些书籍，禁止在商店或书报亭内外销售这些书籍，禁止在上述地方进行广告宣传。违者可被处以同样处罚。第三条：巴黎及各省的警察署负责执行上述法令。”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塞纳第一轻罪法庭让·波朗到庭，因为让·雅克·博韦尔因出版该书遭到起诉：“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让·雅克·博韦尔被指控因出版、销售、赠送、传播或为达到其传播目的重印《O的故事》一书而犯有有伤风化罪，指控让·波朗犯有有伤风化罪的同谋罪，对于该书，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特别咨询委员会曾签署法令予以追究。让·波朗在知情的情况下帮助、参与让·雅克·博韦尔实施该犯罪行为，他们一起准备并促成该事件。该行为已经触犯了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颁布的法令的第一一九条、一二一条、一二五条、一二六条、一二七条和《刑法法典》的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条。”不过起诉基本到此为止，也许是因为该事件本身实在荒诞，而莫里斯·加尔松大律师的介入也颇为引人注目，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则在于波利娜·雷阿热本人的介入。她既没有出现在报纸杂志上，也没上轻罪法庭，但是她却秘密地、以私人的方式解决了这起事件。一切看起来颇为矛盾：充分利用私人关系（知识分子圈、文学圈和政治圈里的各种关系），同时仍然深藏不露。

波利娜·雷阿热就是多米尼克·奥利，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文，《新法兰西》杂志的秘书及编辑，让·波朗的同事，并且几年来一直是让·波朗的情人。表面上看来她实在不像是这部有伤风化的小说的作者，因为这是位谨慎而高贵的女性。但这也是一位聪明、现代的女性。有些人从一开始就知道她是这部作品

的作者，但一直为她保守秘密，一些是猜到的，通过逻辑演绎的方法，从她与让·波朗私密的关系，或者从她写的一些文章中（笔记或序言）猜出来的。

多米尼克·奥利在《先睹为快》中选择的作家与《O的故事》中所提到的作家的确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介于费奈隆主教投身上帝与诗人维尼绝对的顺从之间。“《O的故事》出版的时候，《萨德侯爵的一生》的作者吉贝尔·雷利给我写了信。他将我对费奈隆主教的分析与小说的某些片断作了比较，得出结论说：‘不管别人说什么，一定是您写了这部小说。’”他抽取其中的三页，对写作风格、使用的语汇以及使用的方式作了非常详尽的分析。

多米尼克·奥利在写《O的故事》的时候，只有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比如说埃迪特·托马斯或伊丽莎白·波克罗尔知道。然而，一些平常还算交往比较多的朋友都不知道，包括阿尔贝·加缪或新法兰西杂志丛书的第三号人物马塞尔·阿尔朗在内，事后，马塞尔·阿尔朗一直为此指责让·波朗。书出版后，如果说有时秘密似乎有所暴露，多米尼克却继续在否认她是作者。她非常善于玩地下游戏。真实被置于如此之后的地方，她甚至觉得自己并没有在撒谎。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在和让·波朗以及于勒·苏佩维尔一起吃饭前，在圣·热纳维耶夫图书馆的走廊上，苏佩维尔对多米尼克转过身，问：“似乎您写了一本非常美妙的书？”她答道：“我？不，我不写小说。”苏佩维尔一定是从芒迪亚戈那里得知的，让·波朗曾经将书稿给芒迪亚戈看过。

猜出谁是波利娜·雷阿热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吗？文学圈子如此之小，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再说，在查禁调查的时候，多米尼克·奥利得知警察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和地址。“不过事情从来未曾发生。我从中自然能看出那种类似于大革命前的优雅态度，对待女人的一种贵族气，这个陌生的女人无足轻重，仅仅因为她是个女人。”《O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是优势，可同时也是劣势。这使得整个事件更加惊世骇俗，但遭到跟踪的危险就此减弱了。

多米尼克·奥利很迟才介入“事件”，因为让·波朗和让·雅克·博韦尔于危险的境地令她感到十分罪恶。不是真正的人狱的危险，而是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出版、破产和罚款的危险。她决定行动，尽管她喜欢秘密，尽管秘密是她身份的主要方面，是她生活、行动和思想的主要原则。

有位和她差不多年龄的妇科医生和她非常要好，叫奥黛特·布兰。而奥黛特当时和飞行员爱德华·科尼格里翁-莫里尼埃在一起生活。后者是安德烈·马